

聖神婢女傳教會與新莊輔仁大學 (1963-1985) —— 多元化價值觀教育的建構

雷俊玲*

摘要

聖神婢女傳教會 (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簡稱聖神會 SSpS)，於 1889 年由創會石柱楊生阿諾德神父 (Arnold Janssen, 1837-1909，之前已先創立聖言會) 創立，其工作即在支援神父們，輔助宣揚福音。1905 年首批聖神會修女抵華，修女們除了傳授婦女和兒童宗教真理外，也從事非直接傳教性的教育工作和社會工作，在中國境內陸續建立了五個區會。其中又以北平區會與輔仁大學的關係最為密切。

聖神會於民國二十四年受聖言會邀請接管輔仁大學附屬中學女生部，由北平區會長盧德思修女 (Sr. Otgerina) 主導行政與教學工作。民國二十七年輔大女子部成立，盧德思修女出任女部主任，帶領聖神會的修女們負責規劃校區、協助創立家政系 (吳秉雅修女 Sr. Urbania) 並參與各系教學工作。從民國二十四年到民國四十一年 (1937-1952)，前後約有三十餘位修女任教和服務於學校的各個單位。擘劃艱辛，貢獻良多。引進西方新思潮，作育英才，有助於開啟我國女子高等教育之先河，影響深遠。

輔仁大學於民國五十二年獲教育部核准在台復校。聖神會的修女們又奉派協助復校工作，積極投入女生宿舍之管理、醫療室之護理、理學院及外語學院各系所之規劃與教學。尤其是外語學院最初設立的五個系之中有四個系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以及家政營養學、數學等系，均由聖神會的修女們主持系務，擔任系主任，在她們 [賀永光修女 (Sr. Heliena)、鮑坤儀修女 (Sr. Teresa Baues)、古怡心修女 (Sr. Fidelis Goebbel)、山崎陽子修女 (Sr. Philomena)、吳秉雅修女、羅麥瑞修女 (Sr. Maryta)、白恆光修女 (Sr. Hildegard)] 的努力下各系迅速發展茁壯。由此可見聖神會與輔仁大學關係

* 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之密切，貢獻之良多，實不言可喻。

聖神會對輔仁大學之貢獻良多，歷來卻未見有系統的整理和研究。目前國內外對於北平輔仁大學的研究，幾乎都集中於陳垣校長，以及簡略的編年記錄。至於對各修會的研究則極少，僅有對本篤修會之研究。「聖神婢女傳教會與新莊輔仁大學」此一課題之研究，不僅可以瞭解近代中國女子高等教育的情況、西方思想如何經由教育傳播於中國，更可深入了解輔仁大學與聖神婢女傳教會對我國教育事業的貢獻。

關鍵詞：聖神婢女傳教會、輔仁大學、女子教育、吳秉雅

一、創會經過

有鑑於德國教會在俾斯麥統治下，宗教活動受到諸多牽制。因此，創會始祖楊生神父（Arnold Janssen, 1837.11.5-1909.1.15）¹於 1875 年 9 月 8 日在荷蘭史泰爾（Steyl）創立聖言會(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進行傳教工作。楊生神父曾說：

一個神父聖召的恩寵是在教友家庭的懷抱裡慢慢成熟、茁壯。大體來說，神父就像是慈祥母親的苗裔，母親的祈禱和聖德蘊育了她們兒子所獲得的恩寵。……因此，很明顯，外方的傳教需要有許多熱心的母親，也因此，只有修女們最能實現此事。²

修女們比神父和修士們更容易接近，因此容易影響外教婦女。於是在 1889 年 12 月 8 日³又增創傳教女修會——聖神婢女傳教會(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簡稱聖神會 SSpS)，其工作即在支援神父們，補助宣揚福音。後又創立另一支會——聖神婢女永禱會(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of Perpetual Adoration)，她們以祈禱和犧牲來支持傳教工作。⁴

聖神會有兩位協創人施海倫修女（Mother Maria, Helena Stollenwerk, 1852-1900）⁵和史涵德修女（Mother Josepha, Hendrina Stenmanns, 1852-1903）。修會會員在她們所提示，「榮耀歸於天主，恩惠歸於近人，負擔歸於我們」的原則指導下，為了預備從事傳教工作，除了學習藉自我聖化，光榮天主的修會外，還要學習「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all things to all men)。她們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女校、孤兒院、醫院、診所和教導婦女要理等。欲達此理想她們必須接受技能和知識方面的訓練。「傳教修女應會做各類的工作，但最重要的是在女校裡當老師。因此為那些未來的老師

¹ 於 2003 年 10 月 5 日與福若瑟神父一同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冊封聖品。

² 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天主教聖言會，1996），頁 150。

³ 聖神會創會日期有三種不同說法。一為 1889.12.4。見羅伊泰著，薛原譯，《聖言的傳播者——真福楊生神父傳》，頁 3；另一說為 1889.12.7。見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152；第三說為 1889.12.8。見薛保綸神父，〈會祖真福楊生·愛諾德神父的生平事功〉，收入《聖言會的軌跡》（財團法人天主教聖言會），頁 9。「他對聖母瑪利亞特別敬愛。……聖母聖誕瞻禮是聖言會的創會日，聖母無原罪瞻禮是兩個聖神修女會的創會日。」見羅伊泰著，薛原譯，《聖言的傳播者——真福楊生神父傳》，頁 95。因此聖神會創會日應是 12.8。

⁴ 1896. 12. 8 創立。聖神會和永禱會是雙管式的修會，前者獻身積極性的工作；後者過默想式的生活。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153。

⁵ 1995 年 5 月 7 日列真福品。

們，他（楊生神父）安排了三年的師範學校訓練。」⁶在經過各總嚴格的成訓練之後，修女們隨時準備離鄉背井往外地傳教，並學習當地的語言和習俗。

1895 年第一批聖神會修女首次離開歐洲前往外地傳教，首途為阿根廷。數年後她們就傳佈到世界各地。身為聖神的婢女是要在「降生」奧蹟內將基督帶給世人。「我只希望在天主的恩佑下，成為最卑微的，為福音的傳播工程犧牲我自己。」⁷就是在這種全心的犧牲奉獻之下，修女們給世人佈達基督的精神，使世人皈依基督。繼之，在修女工作的地區有不少的女青年加入修會的行列，修會遂在穩定中逐漸的發展，形成一個國際性的修會。⁸

二、聖神會在中國的發展

1905 年首批聖神會修女抵華，然而早在 1879 年楊生神父已派遣他的兩位司鐸福若瑟神父(Joseph Freinademetz, 1852.4.15-1908.1.28)和若翰安瑟神父(John Baptist Anzer)到香港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兩年後聖言會以山東南部為傳教區，展開傳教工作。由於中國傳統的禮教規範，婦女社交範圍狹隘，使得外籍傳教士不易向她們傳授宗教真理，因此在中國傳播福音需要修女的地方比其他國家更為迫切。而這份工作的成就便成了修女們最卓越的貢獻。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聖神會在中國境內建立了五個區會-----山東南部(1905)⁹、甘肅西部(1924)、甘肅南部(1924)、河南(1926)、北平(1935)。她們照顧病人，撫慰受苦難者，照料孤兒、棄嬰，教育婦女以提高其地位和自尊。同時修女們還做了不計其數的家庭拜訪，時時流露出對眾人的關懷和愛顧以顯揚天主無限的愛。因此，福傳工作成效不凡。修女們除了傳授婦女和兒童宗教真理外，也從事非直接傳教性的教育工作和社會工作。其中又以北平區會與輔仁大學的關係最為密切。

⁶ 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152。

⁷ 修會協創人史涵德修女的信念。轉引自《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五十週年紀念》，首頁。

⁸ 聖神會至各地傳播福音建立分會時間如下：1889 Steyl, Holland；1895 Argentina；1896 Togo, Africa(until 1918)；1899 New Guinea；1901 U.S.A.；1902 Brazil；1905 China Mainland；1908 Japan；1910 Holland；1912 Philippines；1912 Austria, North Germany；1917 Flores, Indonesia；1921 Poland；1921 Timor, Indonesia；1925 Java, Indonesia；1929 Germany, South；1931 Slovakia；1933 England；1933 India；1934 Chile；1937 Rome, Italy, Generalate；1940 Australia；1942 Switzerland；1945 Ghana, Africa；1948 Italy, North；1951 Spain；1952 Paraguay；1953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見《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廿五週年紀念》，頁 17。

⁹ 1905 年韓寧鎬主教邀請了聖神會的修女來山東兗州，擔任教育女孩和其他的傳教工作。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161。

聖神會於民國 24 年受聖言會邀請接管輔仁大學附屬中學女生部，由北平區會長盧德思修女(Sr. Otgerina Luters)主導行政與教學工作。民國 27 年輔大女子部成立，盧德思修女出任女部主任，帶領聖神會的修女們負責規劃校區、協助創立家政系(吳秉雅修女 Sr. Urbania Tüshaus, 1907. 12 10-2000.8.22)並參與各系教學工作。從民國 24 年到民國 41 年(1937-1952)，前後約有三十餘位修女任教和服務於學校的各個單位。擘劃艱辛，貢獻良多。引進西方新思潮，作育英才，有助於開啟我國女子高等教育之先河，影響深遠。¹⁰成立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教會學校¹¹，可說是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典範，因為外國教會大學所引進的西方教育制度，譬如課程安排和教學法，男女教育平等的觀念，以及加入體育和音樂等課程，都對近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制度產生深遠影響。

然而這一切都在中共佔據大陸後驟然中止。中共教育部自 1950 年 10 日正式接辦輔仁大學，1952 年院系調整，輔仁大學成為北京師範大學的一部份。就聖言會、聖神會和教會的高等教育事業而言，都是一大損失。1952 年 7 月聖神會最後一批外籍修女被迫離開，中國籍的修女有的因早些出國而獲自由，然而仍有廿八位修女留在大陸分擔同胞的苦難命運。¹²

三、聖神會在新莊輔大之源起

民國 40 年耶穌會士陸續遷入新竹，打算繼續宣揚福音。不久即感覺需修女協助。當時印寶如神父(Fr. Paul O'Brien)被派負責為被逐的耶穌會士開拓新的園地，正巧被召往羅馬。便向聖神會總會長提出，但未或立刻應允。因為當時世局不穩，各總會長都親身體驗到自己的修女在中國大陸曾經被棄、受監察和被驅逐，考慮是否應在這個地方再度辛勤耕耘。於是，總會長修女派了兩位修女由馬尼拉來新竹勘查，這種疑慮，很快的就

¹⁰ 「有趣而值得記載的是，在日益增多的北平輔大女生當中，有幾個出自最好的家庭，她們入的聖神會，發願成了聖神會的修女；相對的有更多的天主教男生卻沒入聖言會，甚至連一個也沒有。」鮑乃曼著，薛原、潘薇綺譯，《聖言會在華傳教小史》(天主教聖言會，1999)，頁 78。如張萃文(Sr. Marta Chang, 1919.1.6-)1945 畢業於輔仁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系、張萃華(Sr. Arnolda Chang)修女姊妹二人，出身自上好家庭，父為孫傳芳的機要秘書，皆於北平輔大畢業時加入修會。姚景如修女(Sr. Antsila Yao, 1918.1.18.-2005.2.4) 1942 年畢業於輔仁大學理學院數理學系，畢業後即留校為女院主任秘書兼女附數學教師，1944 年加入修會。劉英修女(Sr. Rita, 1917.6.11-1977.4.3) 1938 年為北平輔大女院首屆新生，1943 年畢業於輔仁大學理學院化學系，1947 獲碩士學位並加入修會。

¹¹ 震旦大學(巴黎耶穌會於 1903 年在上海創立)、天津工商業學院(巴黎耶穌會於 1923 年在天津創立)、輔仁大學(美國本篤會於 1925 年在北京創立)。

¹² 見《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廿五週年紀念》，頁 18。

被中華民國政府的自由安定所排除。民國 42 年 12 月 18 日兩位先鋒：由北平及山東被驅逐的盧德思修女和沈思愷修女 (Sr. Euphemiana Schenk) 被派達新竹。十年之後在新竹傳教發展卓然有成。¹³

天主教會本著在世人中服務天主的特性，創辦學校是其中重要項目之一。民國 52 年輔大在台復校委託中國聖職 (中國主教團)、聖言會、耶穌會和道明會 (後來退出) 聯合承辦。這跟以往由本篤會或聖言會獨力負責的北平輔大，情況極為不同。三個如此不同的團體合作來辦大學，實為創舉，雖然過程中曾遭遇一些困難，但三單位彼此間仍然合作良好。此舉不但舒解了各團體財務上的負擔，也減輕了人才上不足的困難。¹⁴同年 7 月 7 日由董事會第二次會議決議中國聖職負責文學院，耶穌會負責法學院，聖言會負責理學院和外語學院。¹⁵據聖言會孫志文神父 (Fr. Arnold Sprenger) 寫給聖神會裴德修女 (Sr. Agathe BramKamp) 的信上指出：「最初似乎打算由方濟會來承辦外語學院，當他們拒絕後，聖言會的總會長舒德神父 (Fr. Schütte) 要求聖言會承擔這項挑戰。」¹⁶復校時擔任主任秘書的龔士榮神父也指出：「幾個單位在一起合作，他們在羅馬簽了一個協定，……要求自治……人事和經費是獨立的。」¹⁷

在「分地設校」、人事經費獨立的原則下，聖言會邀請聖神會修女參與復校工作。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任命蔣百鍊神父 (Fr. Richard Arens, 1913-1990) 為聖言會開辦理學院及外語各組的負責人。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聖言會中儲備人才。「在很短的時間就將未來英語、德語、法語、西語等系的師資，組織起來並加以訓練。我個人 (孫志文神父) 也接到舒德神父的委派去研習德語和語言學。」¹⁸聖神會亦然，趕緊將曾在北平輔大服務多年，或對科學及語言學感興趣而符合資格者派遣。民國 52 年 10 月 14 日在聖言會的邀請之下，吳秉雅、鮑德明 (Sr. Edna Polt, ?-1996.12.4)、劉英 (Sr. Rita Liu, 1917.6.11-1977 4.3) 和鄧迪德 (Sr. Clemens Dietl) 等四位

¹³ 聖神會修女們在新竹筆路藍縷，講授道理、教授語文並做診療工作。1960 年聖神會院在新竹落成。曙光幼稚園、中學、小學相繼開辦。因為修女的愛心、耐心和用心，教育事業成績斐然，校譽蒸蒸日上，甚得家長和社會人士的好評和讚揚。

¹⁴ 鮑乃曼著，薛原、潘薇綺譯，《聖言會在華傳教小史》(天主教聖言會，1999)，頁 87。

¹⁵ 薛保綸，〈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收入《尋美之旅》(新莊：輔大，民 93)，頁 354-355。

¹⁶ 轉引自裴德修女，〈輔大德文系：服務與學習之泉〉，收入《尋美之旅》，頁 193。最初方濟會曾表示願意參與復校過程，辦理外語組教學。後來其總部於 1960 年由傳信部批准在新加坡辦一個學院，方濟會於是放棄在輔大的合作，而由聖言會接辦外語組教學。見魏思齊，〈聖言會及其大學事業——為落實教會的福傳使命而做〉，收入《尋美之旅》，頁 534。

¹⁷ 邵台新，《龔士榮神父訪問記錄》(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民 89)，頁 79。

¹⁸ 聖言會孫志文神父 (Fr. Arnold Sprenger) 寫給裴德修女 (Sr. Agathe BramKamp) 的信。轉引自裴德修女，〈輔大德文系：服務與學習之泉〉，收入《尋美之旅》，頁 193。

修女抵達輔大校園，開始協助輔大復校的使命，有如雙方在北平時期的合作一般。¹⁹在學校的行政及名稱上，聖言會和聖神會共為一體。修女們也派代表參加聖言會單位的行政及管理系統，有議員參加聖言會的行政會議。在聖言會單位整體的管理及發展上，兩者共同計畫，共同議事並付諸實行。²⁰據聖神會吳秉雅修女保留的「輔大聖言會團體與中華省聖神會合約」(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SVD Section of Fu Jen University and the China Province of the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1985.4.12) 中載明：

聖言會與聖神會在輔大理工學院和外語學院建立親密伙伴的工作關係。

這親密的伙伴關係是共同致力於維持輔仁大學為教會在中國福傳的機構。基於財務責任完全由聖言會負責，因此兩會同意提供必要的人力，來執行共同的使命。

這親密的伙伴關係亦使雙方相互委任。

聖言會委任聖神會：

1. 聖言會行政會議得有聖神會二名代表與會。
2. 聖言會在行政、學術和教區（靈性生活）執行上兩會平等。因此兩會需仔細考慮在學校任命時資格和規則之協調。
3. 在校園中聖言會將免費提供房舍給聖神會。
4. 聖言會將提供薪水和其他福利（如保險、退休金等）給大學中的專任老師修女。

聖神會委任聖言會：

聖神會承諾提供必要的人力以執行共同使命。最少提供十名修女加入聖言會之各項工作。

1. 聖神會應委派二名代表參加聖言會的行政會議。
2. 聖神會會提供合格的教師任教於兩學院（理工、外語）。
3. 聖神會將在聖言會的女生宿舍提供行政管理和牧靈工作。宿舍的管理人有類似於輔大行政體系應有的權責。
4. 聖神會將提供護士（修女）於學校診所並負責其業務。²¹

合約中規定雙方以平等地位攜手合作，一同進行理工、外語兩院的各項院

¹⁹ 《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五十週年紀念》，頁 14。羅麥瑞修女，〈輔仁大學與聖神婢女傳教會〉，收入《尋美之旅》，頁 412。吳修女、劉修女分別負責籌辦理學院的家政營養學系和化學系，鮑修女負責醫務室，鄧修女則管理女生宿舍。

²⁰ 薛保綸，〈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收入《尋美之旅》，頁 363。

²¹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SVD Section of Fu Jen University and the China Province of the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1985. 4. 12 《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務之發展。聖神會承諾在教學、行政、宿舍及醫務等工作上提供必要的支援。

四、校務參與

(一) 教學與行政

1. 外語學院

聖言會負責理學院和外語學院，因此理學院及外語學院各系所之規劃與發展都邀請聖神會參與。身為國際修會，因此聖言會團體在從事語言教學工作上較具優勢地位。譬如在師資方面，相當容易找到適當的德籍、法籍、美籍和日籍等傳教士來負責各系教學。「外語學院開始時很好，因為好多外籍神父來教書，他們都是專家。」²²龔士榮神父在回憶時亦證實了外語學院師資優良。在體制上，外語各系隸屬於文學院，但師資的聘用、教學的管理和經費的籌措則由聖言會負責。外國語言學系於民國 52 年成立，下設英文與德文兩組，民國 53 年又增加法文和西文²³兩組。直到民國 56 年四組同時升格為學系。東方語文學系則於民國 58 年設立（民國 73 年更名為日本語文學系）。民國 69 年外文各系方改隸外語學院。

聖神會在接受邀請後，鮑坤儀修女（Sr. Teresa Baues, 1913.1.4-1993.11.5）、安琪樂修女（Sr. Angela Mennemann）、古怡心修女（Sr. Fidelis Goebbel）、賀永光修女（Sr. Heliena Krenn）、山崎陽子修女（Sr. Philomena Yamasaki）、裴德修女等分別受修會委派至輔大外語學院開始長期的教學工作。為什麼要開辦外國語言學系呢？有鑑於台灣當時逐漸發展的國際經貿，與世界各國接觸日益頻繁，亟需培養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能充分瞭解對方文化傳統、思維方式的人才以因應之。²⁴而輔仁的德文系是當時臺灣各大學最早開辦的，因為之前從未開辦德文教育科系，故缺乏適當可用的教科書、視聽器材等等，開辦工作極為艱難。創辦者需花費極大心力去製作教材。其他各系亦是如此。法文系第七屆的校友回憶道：

²² 邵台新，《龔士榮神父訪問記錄》，頁 95。

²³ 西班牙語文學系 53 年設組，56 年與英文、德文、法文一起升格為學系。是外國語學系中唯一沒有聖神會修女服務的系所。專任教師有西籍安秀貞（教授 53.9 到校）、莫若蘭（副教授 57.8 到校）、范靜貞（講師 62.9 到校），兼任教師有西籍梅文彬（講師 58.9）、陸佩芳（講師 61.9）、孟哲慧（講師 64.9）、田松韻（講師 67.9）、法籍柏海星（講師 59.9）、山東籍劉巴丁那（教授 53.9）。莫、安、范、陸、田等位為耶穌孝女會修女。柏、孟 2 位為仁慈聖母院修女。輔仁西文系的發展茁壯，耶穌孝女會修女和仁慈聖母院修女的無私奉獻，居功厥偉。《私立輔仁大學教職員錄》，66.5，頁 57-58；68.1，頁 69。

²⁴ 裴德修女，〈輔大德文系：服務與學習之泉〉，收入《尋美之旅》，頁 194。

當年學法文的辛苦，是今日學子無法想像的：沒有課本的我們，所有的語言教材都由助教在打字機上，一字一字敲打影印出來，更遑論那本總是不夠用單薄的法漢字典。然而，我們擁有神父和修女的關愛卻是永不匱乏的。²⁵

就是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在神父修女等師長的關愛呵護下，各系草創、成長、茁壯。英文系的創辦，聖神會擔任重要角色。裴德修女打從一開始就加入英文系的陣容，為學生開授各種課程。在民國 50 年代並與聖言會的孫志文神父一同接受政府的委託，為高中教師開辦「如何教英文」研習營。是第一位深入原住民村落研究鄒族語言的外籍女性。後來赴美攻讀博士學位，於民國 75 年返臺繼續服務於輔大德文系。來自菲律賓的柯蘭修女 (Sr. Laetifera Colet) 教授戲劇，在當時非常罕見。在她的努力擘劃之下，戲劇公演成為輔大英文系的特色。此後更擴及整個外語學院各系，都有戲劇公演，蔚為風氣。

賀永光修女長期在理圖和英文系任職，民國 71 年接掌系主任並擔任「輔仁學誌」外語學部主編，除教學工作外，研究工作成果豐碩，為學界稱道。「教授文學提供無數的機會，使中國青年的心靈熟悉基督徒的觀點和價值」。²⁶ 法文或德文的基本教學技巧也給予古怡心修女好多的機會領導學生領略更多的價值。尤其是在聖經課內，他們藉著與天主聖言的邂逅而與基督相遇。山崎陽子修女的活動領域由教授現代日本文學延展至舞台上的戲劇演出。後者不僅發展學生的表演潛能，更訓練他們負責和分工合作的精神。

2. 理學院

聖言會所創辦的教育事業和其會祖對自然科學的愛好，及其所接受的培養訓練應該有相當的關聯。在 1875 年 8 月 5 日的會議上，楊生神父給即將成立的聖言會明確而清晰的目標：

我們的總目標是藉傳揚天主聖心的知識和愛，服侍天主和我們周圍的人。……我們特別的意向是：1) 在外教的國家傳揚信仰，2) 以聖多瑪斯的精神培植真正的科學（神學和自然科學）。……因此，我們修院的開設是為執行這兩個目標——即是為那些願做傳教士者和那些願以教師身份而準備獻身以教導傳教士者。²⁷

²⁵ 李瑞媛，〈走入法文系的歷史憶法文系第七屆 1970-1974 這一班〉，收入《尋美之旅》，頁 240。

²⁶ 轉引自《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廿五週年紀念》，頁 34。

²⁷ 轉引自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47-48。

楊生神父創立聖言會後，就想在傳教工作上把科學素養當作對聖言會會士們的基本訓練，希望他們秉持徹底研究的精神，來處理在傳教區所面對的種種不熟悉的情況，如新的文化語言和氣候等等。他追求更精準明確的認知和解釋，所以聖言會士自創立之後，在傳教士的培育學程中，除了神學之外，更將培育初期一年半的時間用來學習自然科學，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等學科。²⁸在楊生神父過世之前，曾重新強調聖言會傳教工作中所推動的科學精神。

我們向來較其他傳教修會更重視科學的研究精神。……天主教應在優秀的中高等教育中培育出有知識與學問，及能與當地相襯的人才。以便能為當地的民族風格帶來有效的影響力，進而使對信仰產生好感。有鑑於高等教育在日本及其他個傳教區的重要性，因此對科學專業的栽培，自一開始便是我們傳教會的第二目標。²⁹

由於聖言會士對自然科學有特別的訓練和研究能力，這可能便是在復校時願意承辦理學院的緣由。

相較於外語學院，理學院各系在儀器設備上的需求更急迫，經費龐大籌措更為困難。當時台灣已有不少大學具有設備完善的理學院，要與他們競爭不是件容易的事。為了建立一個良好的理學院，聖言會團體努力的向外籌募經費（尤其是德國政府和教會）。民國 52 年先成立數學系分設純數與應數兩組，53 年分別成立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系。62 年數學系的純數與應數兩組分別升格為系，同年成立數學研究所，66 年成立電子工程學系，71 年理學院更名為理工學院。

北平輔大女院第一屆畢業的聖神會劉英修女奉派籌備化學系。舉凡課程的規劃、師資的延聘、建築物的興建、設備的購置與勸募，劉修女居功厥偉。實驗室的器材和藥品大部分來自德國。劉修女說：「因為儀器藥品的充足，同時為了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的能力，定性、定量分析和普通化學實驗，每個學生獨自成一組。」³⁰ 為使學生們有更好的研究環境，她勤儉刻苦，也要求學生愛惜公物。60 年畢業的學生回憶：「大一修普化實驗，如有弄破鼎，除按章賠償之外，尚需擔心受到劉修女的責備。總之，劉修女是不折不扣化學系另設之專屬訓導主任，學生隨時會被叫住，在走廊邊

²⁸ 魏思齊，〈聖言會及其大學事業——為落實教會的福傳使命而做〉，收入《尋美之旅》，頁 523。

²⁹ 轉引自柯博識神父〈聖言會會祖楊生神父與科學〉，收入《求真之道》（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2002），頁 79。

³⁰ 轉引自周善行，〈懷念劉英修女——輔仁大學在台復校首位系主任〉，收入《尋美之旅》，頁 322。

訓誡一番。」³¹可見對日常生活教育，修女們也是非常重視的。

李偉平修女民國 71 年開始於化學系專任，擔任導師十分關心學生，常鼓勵班上同學多辦活動以增進感情。常告訴同學：「最基本的就是愛惜自己的生命，尊重自己與他人，實實在在地去生活。」³²白恆光修女擔任了 18 年的系主任，為輔大數學系盡心盡力，數學系的分組、碩士班及夜間部數學系，全是在她手上成立的。「教代數學教的既好又嚴，常常下課前測驗十分鐘，看看學生們有沒有專心聽講。她的考試題目很活。學生們為了要過她的科目很用功讀書。……給他們（打下）紮實的代數基礎。」³³修女們都知道首先應獲得學生們對她們在學德專精上的尊敬，因此在專業範圍內持續不懈的努力，以滿足學生對她們的期望，然後方能使他們進一步體認到修女們奉獻生活的意義。

民生學院的創立及其存在特別呈現出聖言會與聖神會的合作精神。此歷史可追溯至吳秉雅修女在北京輔大家政系的創辦。52 年輔大復校，吳修女又再度授命繼續領導，克服萬難，成立全國第一個家政營養學系，隸屬理學院。54 年分為家政和營養兩組。59 年因應時代環境需求，家政營養學系衍生出全國唯一的織品服裝系，由羅麥瑞修女（Sr. Maryta Laumann）擔任創系系主任。60 年家政營養學系的營養組獨立成為食品營養學系，由何木蘭修女（Sr. Evamonica Jamlang）擔任首任系主任。家政營養學系則更名為家政系，直至 75 年，家政系為適應社會需要與時代變遷，改名為生活應用科系。早在民國 74 年吳秉雅修女就已經注意到未來的變化，而有前瞻性的提示：「新的營養學也將成立。……若我們沒有人有空或具備此資格，聖言會是否仍將保有權力繼續經營主導之？」³⁴似乎應積極的儲備人才，以因應未來之需要。民國 83 年全國第一個民生學院正式成立。由民生學院各系所的創立可以見證聖神會修女們的魄力與遠見。

吳修女畢生致力於「提昇家庭生活品質」，是一位具有前瞻性，勇於突破與創新的教育家。她創辦輔園餐廳，創設輔幼中心，提供同學實習場所。民國 58 年，輔園的建造全由吳修女親自規劃設計監督施工，一樓為餐飲設備，二樓備有客房，當時已經具有「實習飯店」的雛形，可以看出吳修女對家政系未來在「餐旅管理」發展的前瞻眼光。67 年積極向德國募款，才得以順利完成輔幼中心的硬體建築。輔幼中心的設立不但充分展現

³¹ 轉引自周善行，〈懷念劉英修女——輔仁大學在台復校首位系主任〉，收入《尋美之旅》，頁 327。

³² 轉引自周善行，〈輔仁大學理工學院化學系系史〉，收入《尋美之旅》，頁 137。

³³ 顏一清，〈私立輔仁大學理工學院數學系系史〉，收入《尋美之旅》，頁 140。

³⁴ “The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of the SSpS and the SVD section at Fu Jen Outside the tow Colleges,” Jan 1985, 《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吳修女對幼兒教育的關懷，同時為台灣幼教界培育許多菁英師資人才。同時更是受人愛戴的生命典範，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精神的傑出傳教士。³⁵

羅麥瑞修女說：「假如我早知道我的傳教生涯是花在大學中，並與織品服裝為伍，也許我會懷疑我的聖召。然而如今，我總算明白了，沒有一件人所關懷的事不為上主所掛慮的。」³⁶因而於民國 58 年籌備織品服裝學系，59 年擔任第一任系主任，在台灣服裝界引領風騷，樹立典範，對織品學系、所的發展及民生學院的創立貢獻良多。「一位德國修女，因著愛而奉獻一生，因為聖神修女會需要，而奉派修習服裝碩士學位，成就了台灣綜合大學裡第一個及獨特的織品服裝系，她一輩子都著修女服，卻要使每個人穿著時髦合乎禮。」³⁷這充分表露出羅修女的信仰引領她勇往直前，而修會的團體生活也使他深深體會，「團結合作，無往不利」的強大力量。在教學之餘，她還在輔大創立了「中國聖神福音傳播會」幫助許多教友老師、職員認識天主聖神。這件工作她持續投入了二十餘年，不但親自陪伴新會員的所有研習，並帶領已陶成的會員在每月的聚會中繼續成長。

（二）宿舍管理

宿舍之於大學學府，參與了培育完整人格及落實全人教育的功能。宿舍管理及輔導，雖非大學教育的核心目標，但宿舍除提供學生求學的住宿需求外，實有加強生活教育之功能。因此聖神會修女們除了教學和行政工作之外，又接下了女生宿舍的管理和輔導之責。幾乎是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的照顧住宿學生。

聖言會負責興建和管理女生 AB（宜真宜美）樓、C（宜善）樓和男生理一舍（格物學苑）、理二舍（立言學苑）。一切依校規管理。若無學校規定，則四個宿舍規則一致。由聖神會的一位修女負責兩個女生宿舍之行政管理總監。有關紀律則由訓導處協助處理。這位修女也負責宗教和其他教導，但在 C（宜善）樓也有另一位聖神會修女負責宗教事宜。另有一位（無約的）聖神會修女管理 AB 樓。且一些修女也住在宿舍。宿舍行政管理總監一職雖隸屬學校總務處，但薪水由聖言會支付。負責宗教事務的修女則隸屬學校宗教中心，

³⁵ 蘇雪玉，〈輔仁大學民生學院兒童與家庭學系系史「天佑兒家」〉，收入《尋美之旅》，頁 295。「他隨時隨地都是自然表達出神職人員的誠懇，全新（心）全意投入並奉獻一生成在教育我們這些外國女孩身上。」第二屆學生湯聿昂如是說。湯聿昂，〈悼念文〉，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25。

³⁶ 轉引自《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廿五週年紀念》，頁 38。

³⁷ 李寧遠，〈序〉，收入羅麥瑞、陳貴糖，《輔仁大學織品服裝教育》（新莊：輔大，民 94），頁 X。

薪水亦由聖言會支付。³⁸

經由以上的協定，聖神會派遣了周慕貞修女 (Sr. Cornelita Buck, 1901.3.5-2003.9.12)、梅貽納修女 (Sr. Ellen Marchner, 1909-1992)、安琪樂修女、鮑坤儀修女、陳彩音修女 (Sr. Hilda Chen) 等幾位修女到 AB 樓 (宜真宜善) 服務。C 樓 (宜美) 則有鄧迪德修女 (Sr. Clemens Dietl)、海景星修女 (Sr. Erlinda Kemper)、施納德修女 (Sr. Marie Benedicta Sporer)、陳彩音修女、莫立杉修女 (Sr. Lynn Marie Morrison) 等修女服務。³⁹

周慕貞修女曾在北平輔大工作，民國 53 年一復校就來到新莊，照顧住宿女學生，並負責管理工友，一待就是 26 年。⁴⁰無數離家北上求學的年輕女孩，都受過她無微不至的照顧。「她那笑容可掬的面孔，令人很容易接近，因此昔日在輔大服務宜真宿舍時，能得到學生和同學的愛戴，有些學生返回宿舍時，偶遇情緒不好，能有這位知心如母親的舍監，多時也稍解她們思家的念頭。」⁴¹在周修女的追思彌撒中，有位昔日企管系的學生，雖然時隔三十年，依然回憶起住校時，因患肋膜炎半夜發燒，修女照顧她的情景，仍感念不已。修女們對家境清寒的學生特別幫助，甚至免費住宿。「返校的第一個學期，我住在 AB 樓，是免費的。管宿舍的包 (鮑) 修女還為我準備了一個食品盒——裡面裝滿了各式點心。」⁴²讓她們不致挨餓，得以安心求學。傳教士以宿舍為家，視學生如子女；晚年落葉時，仍歸根於台灣。因為有這種落土投身的精神，教育方能感動生命而有所成就。藉著修女們的身教與言教，住宿學生學習到紀律與尊重、互助與博愛的利他精神。⁴³

³⁸ *The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of the SSps and the SVD section at Fu Jen Outside the tow Colleges*, Jan 1985, 《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³⁹ *The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of the SSps and the SVD section at Fu Jen Outside the tow Colleges*, Jan 1985, 《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羅麥瑞修女，〈輔仁大學與聖神婢女傳教會〉，收入《尋美之旅》，頁 474 中有詳細表列。羅修女在這篇文章中仔細的將聖神會在輔大服務 (1963-2004) 及駐留的所有修女整理列表，詳列其中、英文姓名，服務期間，服務年資等。收集考證，費時耗力，貢獻至巨。分別有〈Holy Spirit Sisters involved in Fu Jen University-taiwan〉；〈SSps Sisters as heads of departments and graduate inatitutes〉；〈SSps Representatives on the SVD Administrative Council〉；〈SSps administrative influence on the university level〉；〈SSps administrative influence and initiatives on the college and SVD Section levels〉；〈SSps administrative influence and initiatives on the departmental level〉；〈SSps in dormitory management(female students)〉；〈SSps in health care service〉等 8 張表。

⁴⁰ 加上北平輔大的歲月，周修女一生前後服務於輔大宿舍有 40 年之久，真可謂鞠躬盡瘁。她待人和善，督導校內男工友，頗孚眾望。她去世後，在耕莘樓聖言會聖堂的追思彌撒，因前來參與追思者眾多，聖堂顯得特別擁擠，可見她確實受到大家的懷念。

⁴¹ 張萃文，〈追思一位平凡高壽的修女〉，未刊稿。

⁴² 陳麗蘭，〈風中的鶴〉，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31。

⁴³ 呂慈涵，〈輔仁大學宿舍歷史淵源與宿舍文化——以生命陪伴生命，以生活教導生活〉，

(三) 醫療護理

聖神會會規中明言：「在醫護工作上，我們仁慈的對待病患和需要照顧者。」⁴⁴因此不論在新竹、基隆、奮起湖或是新莊輔大，聖神會修女都擔負起醫療保健的工作。「醫務室由聖言會興建在聖言會的土地上，隸屬於訓導處的健康中心。由三單位和夜間部依學生人數來支付費用。醫務室由聖言會負責管理，並由聖言會負責任命主管。」⁴⁵

聖神會李偉平修女、鮑德明修女 (Sr. Edna Polt, ? -1996.12.4)、任若芙修女、甘佳玫修女 (Sr. Carmen Castro) 都先後在醫務室服務。劉英修女曾任衛生組主任。另有幾位修女負責總管。鮑德明修女任醫務室主任多年，為全校師生的健康付出心力。因此，在民國 60 年獲頒「好人好事」獎，以表彰其「博愛濟眾」之精神。總之，醫務室雖小，卻是輔仁大學全體師生健康之所寄。聖神會的修女們恪守崗位，為全校師生服務。

五、聖神會的貢獻

民國 73 年 12 月，吳秉雅修女對新莊輔大復校二十餘年來聖神會修女對於理學院的貢獻做一評估：

我個人認為聖神會修女對學校之特殊貢獻如下

1. 家政等相關科系之發展 (家政學系、織品服裝系、食品營養學系)。聖神會修女們對這些科系之發展方向有顯著的主導。
2. 關懷學生。修女們創造了一種關懷學生的氛圍，尤其是對不幸的貧困的同學，強化學校的輔導。包括課業和個人問題之關懷與輔導。
3. 精神使命。修女們極為關懷大學中的使命工作。積極投入校園宗教活動和個別宗教教誨。⁴⁶

吳修女的評估極為正確，她已預見將來家政等相關科系有極大的發展空間。而聖神會的修女從復校以來，就全心投入草創擘畫，主導整個相關科系的發展，至今已呈蓬勃發展之勢。83 年民生學院的成立，可說是在聖神

收入《求真之道》，頁 143。

⁴⁴ 聖神會會規 111.2，轉引自《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五十週年紀念》，頁 32。

⁴⁵ “The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of the SSps and the SVD section at Fu Jen Outside the tow Colleges,” Jan 1985,《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⁴⁶ “Comments on the Service of the Sister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Fu Jen University,” December 5, 1984,《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會修女多年主導努力之下，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而吳秉雅修女被稱為「民生之母」，誠然當之無愧。在教學，行政，宿舍管理輔導和醫務工作中，積極關懷學生、發揚使命精神，確實是聖神會的一貫宗旨。

一直以來聖神會提供的師資，不但學養一流，而且陣容堅強。據當時英文系副教授兼外語學院院長歐陽璋神父 (Father Vargo)，1985 年 1 月 21 日的對聖神會修女在輔大外語學院服務之評論報告指出：以往有 9 位聖神會修女在外語學院服務，學歷博士 1 位，Staatsexamen 1 位，碩士 5 位，學士 2 位。目前仍有 4 位修女在外語學院服務：一位是英語系的主任，一位是日語系的主任，一位是德語系的主任，另一位修女已取得博士學位，將於這個學期返回德文系服務。

以民國 74 年的一般標準而言，9 位聖神會修女中 7 位學歷高達碩士以上，素質之高，卻實難能可貴。「聖言會的專任教授多為外國人，但要聘請高品質的外籍教授比中國教授更難。」⁴⁷好在聖神會是個國際性修會，主事修女們排除萬難，委派學歷高素質佳的教師前來任教，有助於教學品質的提升。若無現成人選，則已注意到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規劃適當人選進行專業人才的培育。如吳秉雅修女在報告中就進一步建議，聖神會應繼續提供合格之學術與行政人才給學院。⁴⁸不但顯示吳修女有德國人高度的守法精神，更充分顯示其前瞻性的遠見。評估在家政相關科系的發展上聖神會扮演重要角色，亟需專業領導人才。因此早在民國 60 至 63 年，就已遣發羅麥瑞修女赴美進修織品服裝專業，以因應未來之需求。

除日常教學外，修女們對系所行政工作所投注的精力，亦極為可觀。

輔仁在台復校的 22 年裡，聖神會的修女們在外語學院總共服務了 71 年。平均每年有 3 點多位修女 ($71/22=3.23$)。在這 71 年的服務中，聖神會修女出任各系主任有 14 年之久，平均一位修女擔任行政主管的時間就佔了復校 22 年中的 2/3。從目前外語學院 5 系中，有 3 位系主任是聖神會修女 (賀永光，英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奧地利，58.8 到校，71.8 就現職；古怡心，德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西德，61.8 到校，72.8 就現職；山崎陽子，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日本，65.8 到校，68.8 就現職)。⁴⁹

⁴⁷ 鮑乃曼著，薛原、潘薇綺譯，《聖言會在華傳教小史》(天主教聖言會，1999)，頁 88。

⁴⁸ “Comments on the Service of the Sister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Fu Jen University,” December 5, 1984,《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⁴⁹ “Comments on the Service of the Sister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Fu Jen University,”《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輔仁大學教職員錄》，74 年 1 月，頁 68、70、76。

以往修女們在外語學院各系擔任系主任行政工作時間頗長，現在 5 系中又有 3 系主任為聖神會修女，則總體而言影響不可謂不大。各系所主管對系務處理、使命發展、師資聘任、課程研發、團隊研究、系所目標與宗旨等各項議題，都需投注大量時間和心力，系所方能運作順暢。由此觀之，聖神會修女們在籌辦擘畫外語學院、理學院各系時的全力投入、辛勞付出和卓越的行政能力，實非常人所及。因而歐陽璋神父在報告中，很肯定的表示，由學術到行政主管職務，在未來的三五年內，仍將由聖神會修女出任。

其實，在例行的教學和繁重的行政工作之餘，聖神會修女們在學術研究上的表現，也頗令人刮目相看。起初歐陽璋神父深知修女們各種工作繁忙，在學術研究領域並未期待她們有所表現。

由以上所言，顯而易見，聖神會修女對外語學院的教學有重大的貢獻。基於責任感和奉獻精神修女們承擔各項與教學有關的工作。深受學生和同事的愛戴。雖然學術研究並非重點，但是仍有幾位修女多年來都在輔仁學誌 (Fu Jen Studies) 或其他刊物發表學術論文。⁵⁰

輔仁學誌於民國 57 年創刊，1 至 5 期自然科學與外國語文合刊 (Fu Jen Studies: Natural Science & Foreign Languages)。第 6 期起分為自然科學和文學與語言學兩種學報 (Fu Jen Studies: Natural Science; Fu Jen Studies: Literature & Linguistics)。輔仁學誌自然科學之部何木蘭修女參與第 6 期的編輯工作。由 57 至 74 年聖神會修女發表的論文共有 5 篇。其中何木蘭修女 2 篇、莊文嫻修女 2 篇、羅麥瑞修女 1 篇。輔仁學誌文學與語言學之部賀永光修女參與第 6 期的編輯工作。由第 21 至 32 期 (民國 76-88 年) 則一直擔任執行編輯，長達 13 年之久。第 33 期還特地出版賀永光修女榮退專刊以資紀念，表彰她對輔仁學誌的貢獻。由 57 至 74 年聖神會修女發表的論文共有 8 篇。其中柯蘭修女 1 篇、賀永光修女 6 篇、裴德修女 1 篇。

51

⁵⁰ “Comments on the Service of the Sister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Fu Jen University,” 《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⁵¹ 1968-1985 聖神會修女發表於輔仁學誌自然科學之部的論文共有 5 篇，如下：
何木蘭修女 Sr. Evamonica Jamlang, “The Aflatoxins; A Review,” 1972. No.5, pp. 121-135.
何木蘭修女 Sr. Evamonica Jamlang, “The World Food Problem,” 1973. No.6, pp. 115-127.
莊文嫻修女 Sr. Wen-Li Jwuang, “Prepa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oybean Curd,” 1977, No.11, pp.79-92.
羅麥瑞修女 Sr. Maryta Laumann, “Effectiveness of Five Local Deterg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1977, No.11, pp. 93-114 .
莊文嫻修女 Sr. Wen-Li Jwuang, “Dietary Fiber in Baked Products and Starch-Snack Food Systems: Review,” 1982, No.16, pp. 49-64.
1968-1985 聖神會修女發表於輔仁學誌文學與語言學之部的論文共有 8 篇，如下：
柯蘭修女 Sr. Laetifera Colet, “Woman as Symbol in the Novels of Gertrud von Le Fort,”

在第 33 期（民國 89 年）的輔仁學誌文學與語言學之部——「賀永光修女榮退專刊」的前言中，特別指出：「是以一位編輯者、教師和學者的三重身份為之慶賀」。做為一位編輯者，她致力提升本學報的專業性和成熟度；做為一位教師，民國 58 年起至輔仁大學英語系、所服務，並於民國 71 至 76 年擔任系主任，她教導學生和服務同事前後長達 30 個寒暑；除了當老師外，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學者，她出版 *Conrad's Lingard Trilogy* 一書及無數篇有關康拉德的論文。在民國 78 至 88 年這十年間，她連續獲得 12 次學術獎助。民國 88 年她又出版了 *Classical Mythology* 一書，重新詮釋希臘羅馬的古典神話。基於對其學術研究之尊敬和仰慕，本期特別刊載她的兩篇有關康拉德的近期著作。她的學術成就令人景仰萬分。

對我和對許多同學以及我的同事而言，賀永光教授是賀修女，一位傳教士，她散發出溫暖和幽默，對周遭的人們和生命充滿敏銳的洞察力。她的宗教信仰，在與學生和同事的接觸中自然流露。……她在接受學生訪問時曾說：『教授文學提供無數的機會，去溝通和傳達各種不同的價值觀，目的在於豐富人生。』賀修女您不僅豐富了學生們的生命，同時也豐富了您的同事和輔仁學誌所有讀者的生命。⁵²

1968, No. 1, pp. 87-107.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Joseph Conrad's Predilection for Isolated characters," 1970, No. 3, pp. 63-86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Prometheus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1973, No. 6, pp. 57-82.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The American Identity in the "Novels of Manners," 1977, No. 10, pp. 41-58.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The Perfidy of Fidelity in Joseph Conrad Fiction," 1980, No. 13, pp. 27-46.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Joseph Conrad's Polish Heritage of Hopefulness, in "YOUTH", " 1982, No. 15, pp. 37-54.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The Shadow of a Successful Man: Conrad's Hollow Man in *The Outcast of the Islands*," 1983, No.16, pp. 33-48.

裴德修女 Sr. Agathe C. Bramkamp, "An Austrian Effie Briest? - The Image of Woman in Marie von Ebner-Eschenbach's Novel *Unsühnbar*," 1985, No. 18, pp. 41-58.

第 33 期賀永光修女榮退專刊，論文 2 篇，如下：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Conrad's Women and Art: 'The Return' and 'The Planter of Malata' As Signposts in Conrad's Creative Landscape," 2000, No. 33, pp. 1-15.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Representation or Presentation? Joseph Conrad's Freya and Felicia," 2000, No. 33, pp. 16-26.

⁵² Preface, "Fu Jen Studies: Literature & Linguistics," No. 33, 2000, p. iii. 聖神會羅麥瑞修女的文章中顯示，賀永光修女在輔大工作前後一共 27 年，中間曾一度出國進修，服務期間為 1969-74；1977-99。見羅麥瑞修女，〈輔仁大學與聖神婢女傳教會〉，收入《尋美之旅》，頁 414。欣逢創校八十週年校慶，據聞聖神會賀永光修女、陸衛樂修女已分別接受英文系、生物系之邀請，將返校參加盛會，在此竭誠的歡迎她們。

賀修女的研究能量充沛，成果豐碩，學術成就著實令人景仰萬分。然而其人格修為的溫暖光芒，宗教信仰的自然流露，多元價值觀的傳達散佈，才是真正讓輔仁師生感念不已之所在。

事實上，教學認真負責，全心關懷學生，是聖神會修女們共有的特質。數學系楊南屏老師特別提到學生對白恆光修女的敬重：

我本身也是白修女的學生，所以能深刻體會吳東賢學長對白修女的敬重。修女上課非常嚴謹，每一位學生只要隔天要上她的課，不管平時玩得再兇，前一天一定會拿起書來溫習，否則是很容易「再來一次」的。但即使修女對學生要求如此嚴苛，但系友們回憶起當年修課的種種，不論是順利過關者或是曾經二修或三修者，都對修女有許共同的回憶。除此之外，修女和學生有良好的互動關係，她時常主動詢問學生的近況，遇到有困難的學生，修女亦盡其所能的協助，使學生在求學路程上，能夠順遂些。所以，一直到如今，被修女教過的學生，無不感謝修女當時的教導。⁵³

同樣的感念也發生在，民國 58 年入學的家政系校友對吳修女的懷念之中：

夏天時吳修女穿著一襲白色的修女服，冬天則改為藍色的，當時是我生平第一次如此近距離的接觸外國修女，雖然覺得奇特，不過給人的感覺是很親切的，她身為系主任，每天非常忙碌，四年大學中只有在她任課的『家庭管理』課堂上，才能好好仔細的看清楚她，上她的課，絕對準時上下課，學生不允許遲到早退，而且課堂中不苟言笑。⁵⁴

法文系第七屆的校友在回想起當初大學時代，物力維艱、求學環境困難之時，仍不忘表示：「然而，我們擁有神父和修女的關愛卻是永不匱乏的」。⁵⁵

今日，由各系系友們紛紛捐款，設置紀念聖神會修女們的獎助學金的情形，即可窺知她們是多麼受人敬重與懷念了。⁵⁶

⁵³ 《輔仁》，第 18 期，第 6 版，90 年 2 月。

⁵⁴ 陳貴糖，〈最尊敬的系主任、最親近的長者——吳秉雅修女〉，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27。

⁵⁵ 李瑞媛，〈走入法文系的歷史憶法文系第七屆 1970-1974 這一班〉，收入《尋美之旅》，頁 240。

⁵⁶ 如生科系設置〈劉英修女紀念獎學金〉、〈李偉平修女紀念獎學金〉；數學系設置〈白（恆光）修女獎助基金〉；兒家系設置〈吳秉雅修女獎助學金〉；英文系設置〈賀永光修女獎助學金〉等。

不論今昔，不論工作性質，我們除了個人的專業外，都用心追求全人教育，總是注意學生的全人發展。身為傳教士，我們努力為福音做見證。也發現有很多機會可以傳播天主的喜訊，如：在授課時、在學生活動中；在講授要理和準備學生領洗時；當學生在生活中遇到信仰的挑戰，我們陪伴他們面對時；都是福傳的好時機。……身為聖神的婢女，我們感謝聖神召喚我們為祂服務，藉著我們在輔仁大學的角色助長教會的使徒福傳。⁵⁷

藉由以上聖神會修女們所說的這段話，就充分彰顯了修女們在輔大多年來教學、服務和關懷學生的特殊貢獻。

六、結語：時代意義

輔大復校在當時發生了兩個作用，第一，穩定民心。民國 50 年代，台灣政局並不穩定，國際不看好其前景之際，各外國修會的辦校舉措，確實發揮了穩定民心的積極作用；第二，培育青年、為國育才。外國修會排除萬難，將人力物力大量投資於輔大，栽培中華民國的青年，為台灣日後的發展厚基人才，可謂功在台灣。復校第一任校長于斌樞機對外國修會願意奉獻犧牲，栽培我國青年，為此也屢次表示「感激和歡迎」。⁵⁸

三單位共同辦校的創舉，過程中雖然有些問題，但它最主要的獨特見證是：它在多元性社會中的合一作用。輔仁大學成為東西方、眾國籍人士，不同語言和不同修會團體攜手合作的明證，明證出對於肩負鑄造明日世界的中國青年的一致關懷。

聖言會單位在輔仁大學的組織結構中握有重要的行政決策權，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著一個精神傳統，單位裡比較重要的財務或人事決定，是由一個領導群，聖言會的神父、修士和聖神會的修女共同組成。⁵⁹這兩個修會從開始就有著國際性的特色，會士們視野自然較為開闊而多元化，恢宏

⁵⁷ 《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五十週年紀念》，頁 14。

⁵⁸ 據主任秘書龔士榮神父回憶，當時于校長常跟他說：「我們應該讓他一點沒關係，他們花錢、派人來，前花在我們中華民國，栽培的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青年，我們只有感激只有歡迎。」相忍為國之情溢於言表，今日聞知令人感動萬分。邵台新，《龔士榮神父訪問記錄》，頁 78。

⁵⁹ 在《聖神修女會檔》吳秉雅修女檔案中 1985.4.15 即可見雙方契約有規定聖神會得派兩位代表出席聖言會單位的行政會議。但在羅麥瑞修女的文章中卻僅有一位代表參與。修女代表分別為吳秉雅（1967-71）、何木蘭（1971-74）、白恆光（1976-80）、羅麥瑞（1978-84；1995-02）、任若英（1980-83）、賀永光（1984-87）、李偉平（1984-90）、黃淑媛（1987-90）、裴德（1990-2000）、古怡心（1994-95；2000-02）。見羅麥瑞，〈輔仁大學與聖神婢女傳教會〉，收入《尋美之旅》，頁 460。

前瞻具國際觀。相對的也提供學生接受多元價值觀的學習環境，賀永光修女就認為，「教授文學提供無數的機會，去溝通和傳達各種不同的價值觀，目的在於豐富人生。」因此訓練出較具包容性、能多元思考的青年。輔大學生在這種極為特別，不同於當時台灣其他大學環境的薰陶下，氣質與見識卓爾不凡。「1967年進入輔大化學系……當時輔大的洋氣、化學系美麗的建築，教會主導的理學院以及派一位修女（劉英）來指導新生，都是全新的經驗。」⁶⁰在這些全然不同的經驗中學習、成長、茁壯。「從 Sr. Urbania（吳秉雅修女）處學得的日爾曼民族精神、思維、價值觀卻深深影響我的一生認真、執著的態度，常在我遇到困難時，不輕言放棄，堅持直到度過難關。」⁶¹日爾曼民族精神、思維、價值觀，確實與眾不同。

「從吳修女的身上，我看到『家政』專業的尊嚴，也體驗到『家政』專業者的性格：堅強的意志力、思辯的能力、堅定的使命感和宏觀的胸襟，這些都深深的影響著我。」⁶²我們看到新青年的塑造過程就具體而微的出現在新莊輔大。新青年、新女性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下於焉誕生。相較於北平輔仁校友來函，感謝恩師吳秉雅的教誨：

奉上五十年前您和我們家政系同學的合影，……現在，這些同學均已成材。她們有從事營養工作的，有醫務工作者，還有兒童教育者。生活在中國各地，您辛勤培育的桃李結碩果，已滿天下。……我們想念您，感謝您對我們的培育。⁶³

西方思潮的傳入情景、聖神會（教會）對近代中國（北平輔大）女子教育的深遠影響和貢獻，又再一次的於民國 50 年代（新莊輔大）重演。

⁶⁰ 轉引自周善行，〈懷念劉英修女——輔仁大學在台復校首位系主任〉，收入《尋美之旅》，頁 327。

⁶¹ 李春芳，〈Sr. Urbania 以教育為基督做見證〉，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33。

⁶² 蘇雪玉，〈懷念吳修女——一位「家政」專業者〉，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24。

⁶³ 范容給吳修女的信，2000年9月9日，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16。